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37

战争的技艺

〔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 著

崔树义 译 冯克利 校

ART OF WAR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37

战争的技艺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争的技艺/(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著;崔树义
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1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陈恒,黄韬主编)
ISBN 978-7-5426-3167-1

I. ①战… II. ①尼…②崔… III. ①军事理论
IV. ①E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98345 号

战争的技艺

著 者/[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
译 者/崔树义
校 者/冯克利

责任编辑/黄 韬
装帧设计/鲁继德
监 制/任中伟
责任校对/张大伟

出版发行/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版 次/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640×960 1/16
字 数/310 千字
印 张/21.5

ISBN 978-7-5426-3167-1/C·322

定价:40.00 元

总 序

陈 恒

自百余年前中国学术开始现代转型以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历经几代学者不懈努力已取得了可观成就。学术翻译在其中功不可没,严复的开创之功自不必多说,民国时期译介的西方学术著作更大大促进了汉语学术的发展,有助于我国学人开眼看世界,知外域除坚船利器外尚有学问典章可资引进。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又开始了一轮至今势头不衰的引介国外学术著作之浪潮,这对中国知识界学术思想的积累和发展乃至对中国社会进步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可谓有目共睹。新一轮西学东渐的同时,中国学者在某些领域也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出版了不少重要的论著,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论文。借此如株苗之嫁接,已生成糅合东西学术精义的果实。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企盼着,既有着自身深厚的民族传统为根基、呈现出鲜明的本土问题意识,又吸纳了国际学术界多方面成果的学术研究,将会日益滋长繁荣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降,西方学术界自身的转型也越来越改变了其传统的学术形态和研究方法,学术史、科学史、考古史、宗教史、性别史、哲学史、艺术史、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日益繁荣。研究方法、手段、内容日新月异,这些领域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面貌,也极大地影响了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的学术取向。不同学科的学者出于深化各自专业研究的需要,对其他学科知识的渴求也越来越迫切,以求能开阔视野,迸发出学术灵感、思想火花。近年来,我们与国外学术界的交往日渐增强,合格的学术翻译队伍也日益扩大,同时我们也深信,学术垃圾的泛滥只是当今学术生产面相之一隅,

高质量、原创作的学术著作也在当今的学术中坚和默坐书斋的读书种子中不断产生。然囿于种种原因,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发展并不平衡,学术出版方面也有畸轻畸重的情形(比如国内还鲜有把国人在海外获得博士学位的优秀论文系统地引介到学术界)。

有鉴于此,我们计划组织出版“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将从译介西学成果、推出原创精品、整理已有典籍三方面展开。译介西学成果拟从西方近现代经典(自文艺复兴以来,但以二战前后的西学著作为主)、西方古代经典(文艺复兴前的西方原典)两方面着手;原创精品取“汉语思想系列”为范畴,不断向学术界推出汉语世界精品力作;整理已有典籍则以民国时期的翻译著作为主。现阶段我们拟从历史、考古、宗教、哲学、艺术等领域着手,在上述三个方面对学术宝库进行挖掘,从而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一些贡献,以求为 21 世纪中国的学术大厦添一砖一瓦。

缩略语表

<i>AW</i>	《战争的技艺》
<i>D</i>	《论李维》
<i>FH</i>	《佛罗伦萨史》
<i>P</i>	《君主论》

英译者前言与鸣谢

本书旨在为英语读者提供机会,以了解马基雅维里生前发表的唯一一部散文体著作——《战争的技艺》。本书正文是《战争的技艺》的英译本,但愿它尽可能地忠实于原著。英译本首次吸纳了琼·雅克·马钱德、丹尼斯·法恰德和乔吉奥·马西编辑的意大利文评注版中的许多重大发现。新的意文版恢复了它于1521年首次在佛罗伦萨以 *Libro della arte della Guerra di Niccolò Machiavegli cittadino et segretario fiorentino* 为名出版时的原貌。关于该意文版的详情以及对翻译原则的解释,请参见英译本注解。我的导论和脚注(以及书后的导读)仅仅是工具,旨在帮助当代读者更好地理解马基雅维里在《战争的技艺》中的意图和教诲。倘若这些工具成了累赘,我建议读者们不管它们,径直阅读《战争的技艺》正文即可。

导论为读者指出了《战争的技艺》的一般特征,并对该书历史背景、资料来源、影响、与当代的关系以及在学术文献中的地位做了基本介绍,希望这对不熟悉马基雅维里的一般著作,尤其是不熟悉《战争的技艺》的人有所裨益。在导读里,我从军事、政治、哲学或文学方面,提出了我自己对该书的理解。

本书得以完成和完善,得益于许多个人和机构。韦恩·安布勒尔、哈维·曼斯菲尔德、安妮·麦克唐纳、克里斯托佛·纳顿、戴维·帕珀蒂以及内森·塔可夫的建议使译本增色不少。斯蒂芬·格雷格利、埃德蒙·雅各比蒂、马克·卢兹、哈维·曼斯菲尔德、乔纳森·马科斯、戴维·麦克尼尔、内森·塔可夫、保尔·乌尔里奇和保尔·英凌对导论和导读的不同草稿提出了有价值的批评。整

个手稿因史蒂文·伦兹纳的校正、批评和建议而大有改进。斯韦托扎尔·明可夫(在加布里尔·皮哈斯、莉迪亚·马尔万尼和詹森·赖恩的协助下)准备了词汇表,并在搜寻难以查找的资料方面做了出色的工作;保尔·艾廷准备了名称索引。他们的工作得到了芝加哥大学约翰·M·奥林民主理论与实践查询中心的资助。戴维·比梅尔芒非常仔细地录入了全书,埃米莉·林奇和艾伦·克拉格帮助校对。书中仍有的谬误和不当由我负责。

我对马基雅维里和普通政治哲学的兴趣,最初是由圣约翰学院的亨利·希格拉的魅力和才智燃发的。他后来把我介绍给了阿伦·布卢姆,后者是我在芝加哥大学最初几年读研究生时的导师。布卢姆先生与众不同,他的声音懂得如何“进入每个人的灵魂深处”。我在芝加哥有幸师从许多才华横溢的老师,包括希勒尔·弗拉德金、戴维·格里尼、沃尔特·凯基、利昂·卡斯、拉尔夫·勒纳、克利夫德·欧文,尤其是内森·塔可夫,他的鞭策、指导和垂范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奥林、厄尔哈特和布拉德利基金会为与此项目有关的研究生学习提供了帮助。我最应感谢的,则是我最早的老师利兰·林奇和玛丽·马丁。

在本书翻译、润色的一个重要阶段,波士顿学院政治科学系布拉德利基金会博士后奖学金提供了支持。我在波士顿学院和迦太基学院开设的马基雅维里课程班的学生们使我受益之深,远远超出他们可能的想象。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评审人提出的富有见地的批评,使书稿大有增色。善解人意的约翰·特里尼斯基在整个过程中一直为我操劳。献辞表达了我衷心的谢意。

目 录

1	缩略语表
1	英译者前言与鸣谢
1	导论
24	建议阅读文献
31	英译本说明
36	《战争的技艺》提纲
39	序言
42	卷一
70	卷二
101	卷三
122	卷四
138	卷五
152	卷六
177	卷七

200 插图

207 导读

258 词汇索引

319 译名索引

331 译后记

导 论

在尼科洛·马基雅维里生活和著述中，战争的重要性再怎么估计都不为过。他在长期的公职生涯中的头等大事，便是矢志不渝地建立一支从佛罗伦萨的托斯卡纳领地征募来的、由佛罗伦萨共和政府控制的强大军队。这一事业的目的，是使他的祖国摆脱使其积弱不振的对唯利是图的外国势力的依附。马基雅维里的著述《君主论》和《论李维》使这些军事活动相形见绌，黯然失色。他在《君主论》中宣称，“君主除了战争的技艺及其制度和训练外，不应该有任何其他目标和思想，也不应把任何其他事情作为自己的技艺，因为这是进行统帅者应有的唯一技艺”(P 14)。这个直截了当的建议是对可被称为马基雅维里最确凿的真理的补充，他曾在《论李维》中宣称：“如果没有自己的军队，那也是君主之过，而不是因为缺少天时地利，天底下再没有比这更确凿的真理了”(D I 21)。关于人类的决定性事实是，能够随时随地把他们转变成士兵；政治最迫切或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使他们这样，并把他们利用好。假若不能按照最基本的必然之事——即战争——来塑造人性，那是无可原谅的。马基雅维里的言行由此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他的《战争的技艺》，他在世时出版的唯一一部重要的散文体著作。

由于马基雅维里对战争做过不懈而细致的研究，《战争的技艺》便显示了一个视角，人们可由此去了解他的整个思想。的确，通过《战争的技艺》，人们可以看到：

- 现代军事思想的诞生
- 起码和我们一样彻底的一场“军事事务革命”

● 马基雅维里对于他在担任佛罗伦萨国务秘书时,为使他的城邦拥有“自己的武装”所做努力的结果的评价

● 对“西方”和“非西方”战争方式的综合

● 大量杰出的战场谋略

● 对军政关系中持久要素的广泛反思

● 对他当时的人本主义的呼吁,同时也有攻击

● 宣布作者有关西方政治和精神转变的长期计划

除了提供这样一个有益的立足点之外,从另一个意义上说,《战争的技艺》还是一张入场券。马基雅维里选择了1521年他在世时,在佛罗伦萨出版这部著作,这使人有机会像他希望展示给世人的那样看待他,即作为佛罗伦萨杰出的文官军事问题专家。到他死后《君主论》和《论李维》出版时,马基雅维里已经因其军事著述,以及作为佛罗伦萨第二秘书厅秘书拟定的军事计划而闻名于世。在任秘书的十四年里,马基雅维里承担的最长期工作,是负责政府的一切军事事务。他实际上深入到了所有军事领域:对当时最有战斗力的军队的规模、构成、武器配备、士气和后勤保障能力,他都要亲自考察并报告政府;他创建了佛罗伦萨一百多年来第一支自己的作战部队,为它编写法规,精选部队,考查有潜力的“首领”(马基雅维里对军事领导人的称呼);他还筹划或观察重大的包围战和小冲突。所以说,对他在《战争的技艺》前言中的自谦,即他因不是士兵而缺乏战争经验,务必不可全信,一如他在《君主论》和《论李维》的献辞中的自谦那样。马基雅维里甚为熟悉他当时各类军人从事过的战事。

按照马基雅维里的估计,当时的佛罗伦萨和意大利需要最伟大的军人。由于自身兵力不足,他们需要一位不仅懂得如何率军,而且懂得如何白手起家的将帅。《战争的技艺》大部分论述的是这种理应倍加称颂的双重美德(AW VII 199-206;参见D III 13.4[在引用《论李维》时,句点后的数字是指曼斯菲尔—塔可夫译本中的段落编号])。关于新型军队的创建,该书讲述了军队组织的基本原则及其相伴随的政治难题:应当如何征募、武装、安排、训练士兵以及设置营地的话题,往往和诸如此类的政治问题纠缠在一起,

如应挑选哪些公民或臣民,他们的军事与平民教育和职业是否及如何冲突等等。关于如何统率业已存在的军队,该书堪称一部名副其实的百科全书,通篇都是格言、戒律及实例,涉及如何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如何避免伏击,如何结束战争,如何包围负隅顽抗的城市,以及如何在无数情况下取得策略和战略上的优势,等等。马基雅维里在整部著作中,多处引用诸如恺撒和亚历山大等古代伟大将帅,以及诸如恺撒·博基亚和弗朗西斯科·斯佛萨等现代将帅的业绩,这些都为他的其他重要著作的读者们所耳熟能详。但是,《战争的技艺》中最耀眼的明星,乃那些开国元勋,如亚历山大之父马其顿的菲利普、传说中的罗马国王图卢斯·霍斯提利乌斯,以及波斯居鲁士大帝等,他们都是先创建军队,后又率领他们取得辉煌业绩之人。

因此,显而易见,马基雅维里绝不是在凭空筹划他的军队和谋略。他所依据的不仅是自己的见闻,而且还有他所读到的关于古人,尤其是古罗马人的军事艺术。实际上,他所宣布的目的是复古,即让当代军事重返“古代模式”,赋予它“过去的某种美德”(AW pr. 10; 参见 I 112)。他尤其反复援用维吉休斯和弗朗蒂努斯这两位古罗马军事作家的思想,常常让他们分别论述他的不同话题。他还大量援用希腊作家波利比奥斯的论述,后者的罗马共和国史著作,是关于罗马军事实践的最具价值的现存记载之一。马基雅维里如此频繁地引用这些作者,以至于使许多解释者断言,《战争的技艺》不过是在复述古代资料。^① 然而,果真如此的话,作者就应按照惯例(这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在适当的地方指出主要资料来源者的名字,就像马基雅维里的《论李维》的标题那样,它起码表面上是对李维的罗马史著作的一种评论。但是,他在《战争的技艺》中最多援用的作者的名字,却不曾被这样提及,而他确实提到

① 例如,见 Sudney Anglo, *Machiavelli: A Dissect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69), 157; Walter Goffart, "The Date and Purpose of Vegetius' 'De re militari'" in *Traditio* 33 (1997): 92-93; 关于对《战争的技艺》有关段落及其相应古代来源的近乎无所遗漏的校勘,见 L. Arthur Burd, "Le fonti letterarie di Machiavelli nell' *Arte della guerra*", *Atti della Reale Accademia dei Lincei*, 5th ser., *Cl. di scienze morali, storiche e filologiche* 4 (1896): 187-261.

过的那些人(修昔底德,约瑟夫和李维),却被引用甚少。而且,马基雅维里经常对出自这些古代文本的范例加以改动,这种改动虽然常常微不足道,令人难以察觉,但有时也改动巨大,奉劝读者对该文本与其可能的古代资料来源做一比较(比如 AW VI 18-29, VII 215)。有时,所谓的历史范例看上去纯粹是马基雅维里的个人杜撰(比如 AW VII 192-193)。此外,他在书末明确表示,他只是视具体情况,取古代资料中于他有用的部分(AW VII 181-182)。出于同样理由,他的其他著作的一些解释者业已指出,马基雅维里系打着古人的旗号,来掩盖自己欲图彻底革新而非复古的真实目的。^② 如此一来,究竟《战争的技艺》仅仅是对古代文本的概述,是对这些文本的简陋翻新,是实际的当代改革的百宝囊呢,还是以虔诚地颂扬古代之名而行彻底革新之实,便成了一个谜。借助于通常所谓该书的“文本背景”,可以澄清——即使无法解开——这个谜。

在马基雅维里的著作中,没有一部像《战争的技艺》这样充满政治和知识背景。由于系生前出版,该书比他的其他著作更多反映了当时的限制因素。确实,马基雅维里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最具限制性的因素,因为他把该书写成了对话体,而对话的地方有着特殊的知识、政治和军事意义——以“奥理切拉黎园”(Orti Oricellari)闻名的罗契来私家花园。^③ 这些花园位于佛罗伦萨城的边缘,紧靠佛罗伦萨外围的城墙,就在直通普拉托城的大门旁边。1512年,就在这座邻近的小城里,马基雅维里任佛罗伦萨秘书期间一手创建的军队惨遭失败,导致了共和政体的覆灭和马基雅维里

② 例如,见 Leo Strauss, *Thoughts on Machiavelli*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85-86; “Niccolò Machiavelli”, in Leo Strauss, *Studies in Platonic Political Philosoph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211-214, 217, 223; Harvey C. Mansfield and Nathan Tarcov, introduction to *Discourse on Liv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xix-xxvii.

③ 关于背景,尤其请见 Felix Gilbert, “Bernardo Rucellai and the Orti Oricellari: A Study of the Origin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History: Choice and Commitm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215-246; 参见 Harvey C. Mansfield, *Machiavelli's Virtu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194-196; Hannah Pitkin, *Fortune Is a Wom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68。

政治生涯的终结。可见,马基雅维里展开他关于军事技艺的重要讨论的这个地方,让人回想起那次直接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重大军事失败,一次有着最严重政治后果的失败。诚如他对话中的人物所言,马基雅维里是在那次失败的阴影下写作的。^④

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奥理切拉黎园是人文主义的一个主要中心,是一个沉醉于重新发现古代著作并努力使之影响现代世界——即基督教世界——的思想学派。花园本身,系由富裕而又颇具政治影响的佛罗伦萨人贝纳多·罗契来花费不少钱财和心血建造而成。他的财富和影响,多多少少来自他同梅第奇家族的众多关系,这个家族在15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佛罗伦萨实际上的统治者,并且在贝纳多死后完全还会继续统治下去。贝纳多是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者,渴望复古,他追求这一目标的部分方式是在花园里种满了古代文献中提到的各种进口植物,^⑤到处摆放着著名统治者和作家的半身像。^⑥作为马尔西略·费奇诺(1433—1499)的亲密信徒、柏拉图著作的著名翻译家和洛伦佐·梅第奇(1449—1492)庇护下的人文主义学院的创始人,贝纳托欲图为严肃的讨论和研究提供一处地方。照字面看,在《战争的技艺》一书所讲述的讨论中,最先开口的是贝纳托的孙子科西莫·罗契来,他向一位迷惑不解的客人解释说,他们坐于其下的那些不为人熟悉的树木,在“古人”中是很有名的(AW I 14)。从这样提到古人开始,科西莫和他的客人就是否、如何以及在哪些活动中应效法古人,以及应以哪些古人为楷模,进行了友好而坦率的争论。马基雅维里由此把效法古代的问题做了戏剧化的描述。《战争的技艺》清楚地反映了人文主义对古代资料的利

④ 关于马基雅维里和普拉托的可靠的英文描述,见 C. C. Bayley, *War and Society in Renaissance Florence: The De Militia of Leonardo Bruni*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1), 276—284。Bayley 清楚地说明,普拉托之败不能被用来诋毁马基雅维里的军事判断:佛罗伦萨的金融和政治环境给予这一事业的限制,只能通过相当的时间和权威来克服,而马基雅维里一样也不具备。他断言,“作为最高官僚,马基雅维里为这个无望的事业继续工作,取得了管理人员竭尽全力所能取得的实效”(同上,283);参见 AW I 148—170, VII 241。

⑤ 这是书中唯一明确提到过的花园的特征(AW I 13—15)。

⑥ Gilbert, *History*, 229。

用,同时对利用的方式和意义本身在书中是有争论的。

然而,这些花园不仅为理论讨论提供了场所。在佛罗伦萨共和国时期(1498—1512),它们还是贵族密谋的思想殿堂,后来贝纳托之孙科西莫在梅第奇 1512 年复位后的岁月里主持新集会时,它们又成了共和派密谋的思想殿堂。正是在这后一时期,因梅第奇复位而被迫放弃(也是摆脱)公职的马基雅维里频频光顾奥理切拉黎园。那里培育的人文主义不仅赞美古代的文学和政治哲学,而且推崇古代的军事和政治行动,而这些只有通过研读古代的历史和军事文献方可理解。

马基雅维里在《战争的技艺》里先是讲述了这些花园里的讨论,但既未说明讨论日期,也未说明讲述日期。但可推断,讨论发生在 1516 年 8 月下旬或 9 月上旬,而马基雅维里对讨论的讲述是在 1519 年。^⑦ 会话的内容可以假定是虚构的,但那些活跃的参与者在历史上都确有其人。法布里奇奥·科洛纳是主要参加者,据说,作为一位卓越的雇佣兵队长,他为“天主教国王”西班牙的费迪南德在伦巴第打了一场很风光的战斗后,正途经佛罗伦萨(AWI 9)。书中没有提到,在法王查理八世 1494 年入侵意大利后,法布里奇奥和其他许多成功的雇佣兵队长一样,曾受雇于许多逐鹿意大利的强权。可见,法布里奇奥表现出大多数雇佣兵队长的暧昧形象,即集正派军人和不讲信义的雇佣兵于一身。^⑧ 但是,对话以另一种方式对法布里奇奥的忠诚提出了疑问。他年轻的主人问道,他是忠诚于自己在和平时期作为顾问、在战时作为将帅为之服务的国王,还是忠诚于作为达到自身目的之手段的战争技艺(AWI

⑦ 因为法布里奇奥在 1516 年 8 月 16 日结束伦巴底之战,签署努瓦荣条约后,当时正返回罗马。还有,据对话所说,法布里奇奥到佛罗伦萨是要拜访“大公”,正大概指的是洛伦佐·梅第奇,他被他的叔叔、教皇利奥十世于 1516 年 8 月 18 日任命为乌尔比诺大公。讲述是在科西莫·罗契来 1519 年死后不久发生的。

⑧ 见 Michael Mallet, *Mercenaries and Their Masters: Warfare in Renaissance Italy* (Totowa, N. J.: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74), 57-58; Frédérique, “Machiavelli e Fabrizio Colonna nell’ *Arte della Guerra* : il polemologo spoddiato”, in *Niccolò Machiavelli: politico, storico, letterato; atti del Convegno di Losanna. 27 - 30 settembre 1995*, ed. Jean-Jacques Marchand (Rome: Salerno, 1996), 175-185.

94-110)? 法布里奇奥的断然——即使终究是不可信的——回答是,他忠实于国王、和平及政治,而不是他自己的收益和战争。

参加对话的其他人的忠诚也令人怀疑,但对他们的怀疑是因为该书出版后发生的事情。1522年,即《战争的技艺》出版一年后,其他参与讨论的人全被放逐,因为他们在企图推翻佛罗伦萨的实际统治者、枢机主教朱利·德·梅第奇的一次重要阴谋中扮演了主角。和科西莫一样,他们都是马基雅维里的青年朋友,并且和科西莫一样,“热心于宏图大业”(AW I 3, 11)。他们协助策划的阴谋是以皮埃罗·索德里尼家族的索德里尼为首,他是马基雅维里服务过的共和政府的首脑。^⑨ 他这些青年朋友们的野心,似乎将引导他们寻求推翻披着共和外衣的君主制政府,以使政府具有更真实的共和形式。

法布里奇奥的分裂的忠诚,他既作为军人也作为和平时期顾问的双重角色,可以说就是《战争的技艺》所要解决的问题,即军人与平民生活方式的关系(AW pr. 1)。这两者有着根本的冲突吗? 军事纪律是培育公民爱国主义的课堂吗? 或者,平民生活应被用来调节严酷的军人生活吗? 法布里奇奥的年轻提问者的分裂的忠诚,也提出了相关的问题:平民生活应该是勇气十足的和共和主义的生活吗,或它在君主制下也能生存吗? 总而言之,这些问题导致了对马基雅维里整体思想的激烈的学术争论。那些遵循汉斯·巴伦研究方法的学者(如J·G·A·波考克、昆亭·斯金纳、莫里齐奥·维罗里等人)认为,最为重要的是,马基雅维里的士兵无私地献身于共同的、共和国的福祉。但利奥·斯特劳斯、哈维·曼斯菲尔德、维基·苏利文等人的论证的基本观点却是,马基雅维里是把利己的欲望释放了出来——尽管他提倡对那些有益于集体(遑论共同的)福祉的欲望加以运用。曼斯菲尔德是唯一对《战争的技艺》

⑨ 关于马基雅维里策划了这一阴谋的观点,见 Maurizio Viroli, *Niccolò's Smile: A Biography of Machiavelli*, trans. Antony Shugaar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0), 210。对这一阴谋的概述,包括有关更详尽描述的可靠版本的信息,见 J. N. Stephons, *The Fall of Florentine Republi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117-121。马基雅维里把他最全面的著述的最长章节,用来论述阴谋问题;见《君主论》19 和《论李维》III 6。他在后一部著作中指出,战争经验是对实施阴谋时所承受的心理紧张的唯一准备(D III 6. 12)。